

204533

先賢翁公馬達文獻

菊錦通



彙集

乙卯八三年春

# 東涯集

潮陽郭氏据明嘉靖  
本重斟印行廿年十  
月記工陳運彰題記



潮州郭輔庭君刻其鄉先正翁東涯公集屬余校閱且爲序其書之讀法俾翁公之集成而學術界不止以多留一舊帙爲幸也輒書其足證史傳之一二事供讀是集者之引伸焉明史公本傳公以兵事見長始於安南之役張經毛伯溫均倚以集事史張經傳先冒蔡姓久之乃復不言其復自何時據公集始終稱經姓爲蔡所與蔡半洲中丞及毛東塘尚書各書論安南事即經與伯溫兩人後祭經父西峯文尚稱蔡封

君事在平安南後數年沈國元皇明從信錄嘉靖二十一年五月論平安南功加巡撫蔡經兵部尚書集中征南議首稱督府侍郎蔡經當時無人知經爲張姓且自其父以來姓蔡則受有由來史言經冒姓非確經之復姓當在父歿以後未幾以剿倭江浙爲趙文華嚴嵩誣陷受戮天下稱冤無不誦張經之名明人紀載安南之役之蔡經幾疑爲兩人而史則自始即稱張經遂與他紀載互異又公稱經爲中丞從信錄亦



稱經爲巡撫而史於公傳及經傳皆稱經在廣西爲總督公征南議中亦稱督府則總督之稱自亦不悞明職官志總督巡撫皆爲都察院兼職總督兩廣軍務員缺設於景泰三年成化元年兼巡撫事駐梧州正德十四年改總督爲總制尋改提督直至萬曆三年始仍改總督以志與傳相校殊未盡合嘉靖十六年經總督兩廣軍務既不稱總制或提督又屬員稱之爲中丞實錄書之爲巡撫則巡撫乃其本職而總督似

爲虛名史志所叙兩廣總督之沿革既未可信傳言總督而不及巡撫本亦有漏略又公本傳議掣山西兵并力守大同巡撫孫繼魯沮之帝爲逮繼魯悉納萬達言又孫繼魯傳進山西參政數繩宗藩暨遷按察使宗藩百餘人擁馬發其裝衣衣外無長物乃載酒謝過遷陝西右布政使二十六年擢右副都御使代楊守謙巡撫山西繼魯耿介所至以清節聞然好剛使氣總督翁萬達議撤山西內邊兵并力守大同外邊

帝報可繼魯抗章爭言紫荆居庸山海諸關東枕溟渤雁門寧武偏頭諸關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藩衛國家豈可聚師曠野洞開重門以延敵夫紫荆諸關之拱護京師與雁門諸關之屏蔽全晉一也今議者不撤紫荆以并守宣府豈可獨撤雁門以并守大同耶況自偏頭寧武雁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街雙溝墩至東陽河鎮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至雙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至老牛灣百

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最急山西差緩論緊邊則均爲最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門闔山西守左大同守右山西并力守左尚不能支又安能并力以守大同之右近年寇不敢犯山西內郡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使三關將士遠離堡戍欲其不侵犯難矣全師在外強寇內侵即紫荆倒馬諸關不將徒守哉萬達聞之不同繼魯乃以危言相恐復遺臣書言往歲建

雲中議宰相幾不免近年撤右路兵督撫業蒙  
罪其詆排如此今防秋已逼乞別調繼魯否則  
早罷臣無誤邊事兵部是繼魯言帝不從下廷  
臣議廷臣請如萬達言帝方倚萬達怒繼魯騰  
私書引往事議君上而夏言亦怒繼魯不爲地  
遂逮下詔獄疽發於項瘐死繼魯爲巡撫僅四  
月山西人習其前政冀有所設施遽以非罪死  
咸爲痛惜宗藩有上書訟其冤者即前奪其裝  
者也史於此一事本傳言之甚略而繼魯傳則

痛惜之意多詳載繼魯駁難之辭而略公所以  
堅持之旨且以萬達聞之不悅一語入其間似  
公以憎人立異而激辨以致之死今讀集中集  
衆議酌時宜以圖安邊疏可考其議掣山西兵  
之由來并力外邊內邊自固若內外各設兵備  
分力弱外邊有失內邊亦不可守繼魯輕爲異  
議公又有及時經理邊防大計疏言繼魯以巡  
撫職權倡翻成案山西將領執不意存觀望舉  
棋不定將誤邊計觀此可知利害之所在公於

繼魯非有私人意氣可爭但史本傳公之抗辨  
語不在疏內蓋別有繼上之疏言非別調繼魯  
即自請罷斥疏中至發其私書乃激帝怒在繼  
魯所爭者公事原不當以私書相恫嚇由恫嚇  
而致騰章相抗事有相因然疆臣爲公事而爭  
並未敗事何至遽下詔獄此自明世宗用威之  
難測非公所能料公集又有祭孫松山文松山  
爲繼魯外號文累言平素交誼甚篤且並有審  
然當官之意尤有氣類之感築垣守要之役欲

反成議上兩封事余弗得已亦兩嘈辨均爲封  
疆不能苟同夫亦何病不料竟被詔獄詫不自  
解擬有所請屬草頻更謀之朋儔謀之卜筮俟  
畢防秋冒昧一舉即有匪測與公同繫亦所甘  
心不意公竟不及待矣云云此亦肺腑之言所  
稱孫有兩章公有兩辨則史繼魯傳內公疏辨  
語自確以集證史事之本末乃明舉此爲例讀  
公集者與史反覆相求所可發見者必夥郭君  
能刻公集以傳豈徒爲鄉邦文獻計於歷史之

學尚論古人之資爲益不可量也辛未長夏武  
進孟森謹序

大宮保翁東涯公集序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戶部侍郎前禮部院右副都御史前南河總督山陰縣志

余友大宮保東涯公早以文學勛名卓然樹聲以炳煥于世蓋異才間出比諸麟鳳然余私伏慕之顧余無似也幸以操筆聯案從公後者垂三十年邇炙輝光春容談議披心腹墮肝膽對鬼神而貫金石豈獨昔人所稱異姓兄弟者居常時時要約謂丁盛齡際熙平之會砥節勵行蘄樹勛名以報

明主希世之遭二人同心篤踐斯言願以異日俟犬馬力不足用則辭榮逃賞蟬蛻簪纓鑢蹟闕景相與究齊物之遠旨攷盛代之奇事躡蹤古哲下垂永世行且單騎隻僕偏遊寰內之名嶽靈源盱衡撫掌馭風凌雲冀庶幾於異人者遊以是可終始相保寄永矢於寤寐也乃又結婚姻以盟于葉萬毋相忘棄不謂天屯耆哲乃遽奪公以去也乎至心緒言斯豈余之所能幾者猶且耿耿屬耳淫淫垂

睫顧謂握手指心竟成長訣豈不傷哉於是  
搜公之遺文疏草彙次成帙其言率抒英華  
之懿曜道德之光先

國家之急蘊藉古邃典重而辯博視之希寥如  
商彝周鼎經國垂世以適於用如菽粟布帛  
乃奉以告西亭先生曰是所謂存什一於千  
百也東涯公之不朽者庶其在茲乎西亭先  
生大加鑒賞驪然以爲今時罕儷也乃校刻  
之汴藩中余於是揮涕而序之用告同志嗟

乎若東涯公者其古之大臣者非邪公出入  
中外奮不顧身初終一節名重華夷勛留

社稷斯世之所拭目而傾心者獨執經守禮不  
敢以盛世墨纒而廢予寧之典喪不訾之德  
勇於求去乃寧忤

聖心而不恤此非有古大臣之風度者不能焉  
未幾以大司馬

召入而公不可起矣嗟乎論世尚友其尚樂取  
於茲以彷彿其平生也乎公諱萬達登丙戌

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賜葬祭贈太子少保居潮之揭陽其先莆田人  
與余同里云

嘉靖乙卯秋九月望吉

東涯集目錄卷一

序一

賀桐溪公陟留都大司徒序 代作

賀台峰萬老先生壽七十三序

熊太安人壽七十序

賀見川雍公生子序

壽邑長侯前峰王君序

壽王君水洲序

賀竹居薛大夫第宅新成序

東涯集目錄一

一

留別沈紫江序

贈胡思巖山人序

贈少司馬角山公序

賀崦山周提督公入貳司寇序

賀錢峰蕭太史公壽誕序

贈宗兄太守一水先生六年考滿序

東涯集卷一

揭陽翁萬達仁夫

序一

賀桐溪公陟留都大司徒序 代作

某爲童子時即已知有公比釋褐京師得博觀諸名卿大夫貞亮端慤不閤啟物求如公者誠不易得後歸伏桑梓適公以少司馬秉中丞節鉞來鎮我兩廣又得與邦人奉約令及見公長者拊循之治甚善踰年公晉拜今官藩臬諸司

東涯集一

一

而下百執事咸侈公盛美頌往證來曰惟

天子不私南粵人其將以澤潤于天下也悟守

翁子某爰暨厥僚亦以是語某云某野人不佞

又不達于務然以所聞見及所私計慮方今天

下事所需乎我公輩將借箸終日不諱言之冀

能盡也司徒掌錢穀出納盈縮以阜上下古今

明治體論議博達君子要孳孳所以爲理率此

焉已矣我國家財賦稱東南所輸入

帝京及轉輸西北邊度支歲以數百萬計又未

足也東南今且病矣留都爲東南重地兩廣其支藩也公去兩廣處留都天下望公者甚厚公能無意於東南事邪近聞議者欲自以開邊拓地爲功輩興自滇廣此無異割體裂膚亟往救鄉鄰之鬪者吾不知其故也兩廣自建閫以來歷時久遠亦卓有聞人然未聞拓地之說如今茲所云慎固封陲無事遠討帖席安枕粵之人士是天地之賜也枹鼓或警張皇我師猶慮腹削公私侵賊近地如往年思田之役薄伐但境內爾府庫之財十已去八九萬一不罷則兩廣之事不慮可知而東南之財賦亦不但漏卮於西北已也夫地中有水雨于雲則膏澤自上施也瀆于坤則旁順自下流也注于斥鹵莫之詰而竭矣今欲廣斥鹵以受注吾懼其竭也已況中國之慮固不在於南夷是公所用兢兢者粵人知公公不忘粵人他日所從事於留都計無易此蹇蹇之慮粵人慕之東南亦有瘳矣諸君委贈言於某其意顧不在茲邪其意顧不在茲

邪

賀台峰萬老先生壽七十三序

世傳五溪方伯君家代有聞人至台翁爲益顯翁以禮經舉進士爲鄞令擢侍御史出守嚴陵數歷中外侈流聲實比再守南劔時其子今方伯君已陟外臺董學事翁遂蛻然自解去士民擁留之不可得巡察使以聞仍乞增內秩以風有位天官部曰非翁志也竟報罷翁今七袞有三春季三日翁誕辰也廣右諸大夫相率爲翁

壽迺使某言曰翁壽得天邪抑其所自爲者邪以某所睹聞皓髮龐眉多在田野薦紳人士迺僅僅有之豈田野之民無他嗜溺但不廢日用飲食至薦紳人士則華耀戰於中機事繁其慮驕奢相奪而識見殊情也是養生之蠹也故少能全者即薦紳人士信亦不以數者之相爲害又豈田野之民所能幾邪夫小大形之者天之道也人之質也植焉而後成者也質有定分而植不同功如翁者固所謂兼而致之者非邪翁



少負奇質浚德程猷以章著於用雖繭錯絲棼而凝定不搖退研精肫渾渾至道不可涯測方伯又炳蔚闕朗經綸瀾礪嶷然爲海內宗今方晉都宰輔勒庸鼎彝以厚爲翁承翁固足娛樂也故約感而豐蓄止而流其後之庸奚必自躬蓋人情大較也彼言神仙方外有奇藥得道術皆幻妄不可信翁豈繫於此者是故翁得於天者一言受也質也所自爲者二言履也言娛樂也植也是故可徵壽矣某不佞謹竊附於岡陵

川至之義爲翁賀

熊太安人壽七十序

節推熊子揖母氏太安人徐者子固未及見然熊子於予偶同志又同官蒼梧道義相許可甚歡每從容論敘并得聞太安人閭中之脩最表著者平生無疾言遽色亦不聞嘻嘻課子治業能尊禮其師至自紡績以助又施不封已即家無羨資而以窮來貸者乞者每惠諾如赴相先樂善君也尤稱敬順云先是嘉靖丙申太安人

年七十秋八月二日其生辰也熊子興慕感涕時以不及稱觴爲予言曰揖不肖碌碌繫一官且僻在異地揖有母不能朝夕奉徒有區方寸爾所幸天賜母年將賴君子一言歸以爲壽傳示久遠予素重熊子也又每誦安人休美欣然欲爲壽而未能歲冬我上誕生太子詔天下外百官三年無顯過者得貤封所生熊子久勞苦在郡中遇茲曠恩當褒崇母氏得封安人云熊子甚自喜迺復陳懇予亦幸熊子之賢且有遇而以爲其親榮也迺言曰可以壽矣夫君子之壽親也以順親而致豫焉爾仕而未必賢也無所與聞也賢而未遇也無所與被也皆於豫親之道有所匱闕今熊子雖尚爲郎吏然談學明心篤於行誼佐郡四五年據慮無隱予凡有政理計畫非熊子不可即東西郡諸聯事無不欽意退讓熊子者奇績華聲侈流上下蓋其賢也惟帝嘉茂畀用鸞章太安人寔承之翟冠霞帔褒然炫耀蓋其遇也夫賢也而教彰遇也

而光揚是安人之志而致豫之道也故曰可以  
壽也熊子方奏最北上以予所比擬若熊子才  
猷他日功名尚未勝量又聞其季弟杰者積學  
稱竒才曾削簡相貽爛然能助予張目每私計  
其不凡也行當與伯氏比翼天衢羽儀中外益  
彰顯安人安人于于樂矣天降之禧既壽而祺  
安人之所需于來者尚有厚焉予既徵之廼拜  
書致熊子便道持歸計與弟同以予言壽安人  
賀見川雍公生子序

東涯集一

六

見川雍公觀察惠潮秉稜飭法流渥宣和殷懌  
羣動凡有血氣莫不思所以報公絃頌而焚禱  
惟公早生賢嗣如王文正公之後必有爲三公  
者川岳效靈晷緯昭應乃今年秋八月初旦公  
伯子生越四日余適以歸覲逾龍川望長樂瑞  
藹祥雲闐布原谷鬱如輪菌私心異之父老則  
爲余言伯子之慶云公昔爲戶部郎清聲異績  
普賢於薦紳余幸辱同官及公以僉憲蒞茲土  
益著令聞余幸辱治下官且比省得睹聞風美

爲詳又獨雅知公邃博而高閎即所停蓄當流  
行無極非特裕於身已也公初以未子爲慮道  
余與已同每遇輒眷眷言服藥多祈神無益至  
極論栽培傾覆枝本相因之理非冥誕難明者  
其本不陋而枝蕃天之道也物之數也什一反  
是數之變也君子不虞變而昧常故爲善不懼  
窮約里人平生無顯特之功而徒抱咫尺之誼  
猶往往能以其身長子孫異代足通顯也況有  
功德斯人於天道爲近何患於無承發祥貽哲

東涯集一

七

余今得徵於公之伯子矣伯子生有靈異他日  
當翩翩耀爲世瑞以顯公之貽天之道顧不章  
章邪張君某輩在公麾下銜潤刻骨睹慶萌情  
丐余言爲賀余敢申天人之說且自附螽斯麟  
趾之頌云

### 壽邑長侯前峰王君序

王君治吾邑之明年爲歲壬寅年四十八矣十  
月十日侯初度也所治邑諸父老暨諸子弟咸  
喜而頌于衢曰君侯政平覆露羣萌以逸以生

天錫侯永寧所治邑學官一齋李子而下暨諸弟子咸喜而頌乎學宮曰君侯化敷羽翼吾徒以標以趨天錫侯永譽所治邑僚案少坡何子而下暨若屬咸喜而頌于庭曰君侯軫蓄載淑載穆倡我有服天錫侯永穀所治邑縉紳士大夫月溪黃子而下咸喜而頌于家曰君侯秉虔抑抑周旋眎我恭先天錫侯永年於是旅進而觴侯侯亦徧觴謝客而翁子某者適以私覲居邑東之海濱聞之亦大喜然猶歎焉以未能從

諸士大夫後繹聲而稱觴也會黃子以輿頌來示使紀之某乃言曰吾聞之禮六十始壽言壽祝自六十始也未六十而頌祝惟君與親耳君尊也親親也言匪他同也王君方富於春秋辟則東日始升春木始榮一旦而輿頌興焉非偶然之故也王君才且賢有功德於斯人者甚厚故人尊之如君親之如父母然安得不羣而頌以情發以義起也茲顧不足以觀邪是故觀之庶民頌惠也觀之師弟子頌教也觀之僚案若

屬頌和衷也慎則也觀之士大夫頌恭而有禮也惠以潤之教以孚之和衷慎則以合而同之恭而有禮以右賢而嘉樂之故攫寧延譽戢穀而長年也是天人之感而君子之成也是故我稽天人而知壽稽君子而知天人黃子曰得之於是僉以吾言歸君侯

壽王君水洲序

嘉靖乙未王子格之遊靈川訪司博陳子孟冬旋蓋道蒼梧持司博書來屬余爲乃翁水洲壽

司博曰璇少孤治經不謀食翁畀我館穀惠迪視厥子甚恩藉有今日殞齒銜也媿未有以報翁明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寔維初度蓋六袞又八也頌德祝年非吾子不可格之曰吾父寔罔佚于德宗我族人爲邦黨所觀良輔不類困於學不能揚休延榮以厚爲之承所幸天地之賜俾獲躋壽康將賴君子之言歸以娛朝夕大惠也余曰嘻美哉二子感而能章鬱而不瘳其愛也夫夫章感以敦厚也達愛以明孝也厚不悖

德孝不忘親余固當修二子之美因獻言爲翁樂也翁愛士余昔愛格之并司博進常獲觀翁則見其寡言笑湛若無所營退之廉得其所爲惟勉勉治產業所自奉甚約不程較華美聲色侈麗之資厭射之以爲不可近祛煩寓冥時常杜門戶以余所私志若翁固不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爲導引之術即此道也固可以長生矣是故治業勤也弗弛形以致槁約已儉也弗役神以致瘁厭聲色侈麗寡默無所營晦也弗戾

東漢集一

+

於理而爲造物者所忌是故壽也者形之存也神之凝也造物者之爲也是故壽者受也言受之於天也又久也言久於其德而後受也翁載德守終受天純祐以綏遐祐以庇後人余廼樂爲之歌曰朝日盱盱皞彼東方顯允君子式懿式臧以燕樂無疆載歌曰大河洋洋南山峩峩顯允君子如山如河保艾爾嗣賢且多

### 賀竹居薛大夫第宅新成序

吾潮自昔稱瀛洲山水郡其城故又鳳城云文

學縉紳之士即起自田里至顯大尊榮也往往徙城中居非其勝然哉闐闐寧宇慮不擇處而慢藏者抑將計久遠爲子孫相繼盛也故諦勝而購全莆隙良維乘氣之萃揆方駢址卜築允宜有構斯美翼翼枚枚其吾竹居君之新居乎夫堂構居室之義如記載所稱即下里韋布之夫習爲恒談然以爲其身若子孫久遠慮非此道何繇哉吾聞之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君之家其興也自厥考某公稱封君長者積累

東漢集一

十二

善勞行業聞于世蓋始基之君與伯氏若諸仲氏六人皆褒然又與質菴中離若質菴胤子子脩會蒸變而際風雲簪纓後先鏗鏘炳烺談道升堂睹奧入室以故一時海內莫不稱有薛氏云而君今方悼淪謝滌聲光思振大而昌翼之是濟美之道而賢者之心也知必能世矣昔太史公好周覽山川校勘風土人物甚辯至論列世傳皆多所源委今吾潮之風土人物才美世濟如君者豈不類是哉何主器之獨晚也作善



降百祥遲速惟其時君無惑焉山川風土之靈異其必有當之者彌紹德馨即後閣十餘年不字自是當必字發祥耀靈蟄蟄繩繩以類某公及質菴中離伯仲氏矚然有後延祉食利利於無窮者又賢如子脩也棟梁柱石陟顯王室非特爲家之墜茨丹雘海內將益稱薛氏云安知他日不有如太史公者稽世考行秉筆作續傳以與古人並流修哉第觀之同鄉諸君子方相與歌斯干以爲賀又以余言往咸亦曰第觀之

### 留別沈紫江序

夫負奇者不忍毀而下人善徇者不匿中而替好故有傾蓋一時而意氣沒齒嫌婉生平而情如邂逅者言以其類爾彼我相形異同殊軌智相伯仲則駢志而降心詣有淺深則縵衷而居亢降則敦故亢則匪存較亦人情安可強也紫江沈將軍粵西之傑英而當世之名將也健敏多奇敦篤操誼然不屑瑣尾文吏刀錐什伍詛

齟間於貴官達人又急折節故或疑其亢而棄禮訐而爲其薄也乃余觀將軍詳矣昔有人云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又云女爲知己者悅士爲知己者死信斯言也余昔作牧蒼梧良觀伊始聽其言論斬斬動人意幹風猷度越諸將私心慕之嗣是得時接音塵因緣存記比叨藩臬式監南潯將軍謝事家居相過頻數促膝更僕披腹談心久之邊機幕議必相叅聞畢事報成無爽銖忽用是益敬重將軍矣將軍亦然諾余言動必稱善有聲求之應而無朋比之非蓋利重於斷金而情擬諸同氣不訐終始良豈偶然乃若袍澤相通疾難相慰此特海內交游之徹義耳固未暇以一二談也睽違在期知己難再追念往昔喟然長懷何者昔嘗見將軍性不甚喜飲飲余輒歡酒情中酣仰而賦詩彈劍相和其音欸欸時或慷慨激昂瞠目攘臂叱咤時事意若繫南蠻吞北虜標銅柱登燕然樹奇勲於當時勒鴻聲於異代斯固丈夫之雄心而亦鄙人

之所希冀者然用舍遇也顯晦時也君子不昧時而詭智達士不要遇而損衷余方悟山澤之輝榮譬朝市於桎梏抑情魏闕旋踵舊棲賦潘生之閒居詠左氏之招隱將軍幽況夫豈同之如將軍言異日固當棄鵲印斂龍韜拓落紛囂簡棄煩促慨然命駕責我潮陽仰遺風於昌黎濯清流於東浦鄙人多幸跋履以從相與陟羅浮浮南海探靈竒於玄嶺窮灝漾於扶桑然後薄言行邁踰大庾泝長江訪匡廬弔白鹿歷覽

贈胡思巖山人序

山人異人也故浙東天台產負氣多竒術云往者南海郡守爲吾友鄒一山氏勅政勤務戒門者謝遊客客至不得見山人來獨請見又長揖不拜一山驚迂山人居與語大悅且贈之文文

極都麗傳誦閩粵間於是閩粵人咸知山人異人云山人後持一山書走蒼梧見余如初見一山余亦如一山歎山人敬重之會有交州之役余軍于龍憑營于念涯挈山人往同起居坐卧即土漢人望山人欲物色之不可得山人時時讀軍志說法朗然相助余有構畫間以詰山人山人能甲乙其說一日督府蔡半洲公檄予若諸文武寮以兵討叛酋者暨其黨數百人先以僞降誰營所動息必偵知余慮事世禍且起肘

腋會諸僚持督府檄詣余言余故焚檄諸僚恚怒余稱病呼其酋若黨咸以首搶地出血謝因遣之他所第留魁惡黨磔死不可原者數十人領以故所昵漢官使譏視關壘伏勁兵擒之而山人不知也數十人者驍雄矯健無不一當百又行不解甲雨乃解伏兵利其解也不且改圖以獵爲援而山人又不知也明日當獵余以問山人雨山人曰觀星卜不雨余曰不雨可獵邪山人曰獵必大獲且異獸也及明余約諸僚若

山人獵于營之東二十里封牲饗士肆筵爲歡或擊壺彈棋頃之見一騎遙遙來余目山人曰得非獲異獸者邪山人不悟諸僚第相顧亦不悟會報數十人者悉就縛諸僚若山人始大悟焚檄出獵計咸起謝余余亦謝諸僚若山人且曰山人山人山人之言中矣山人狂叫索大杯鯨飲又婆娑舞擊鼓而歌諸僚亦有歌且舞者爛醉而罷踰旬交州平山人以余欲改厝先慈故復東走潮州爲相擇利地余歸不得穴大泣

下山人亦泣下後得利穴余沾沾喜山人亦沾沾喜既畢厝事余使人奉金謝山人山人怒不受曰山人利而金邪而何小山人余曰第以爲贖耳乃一笑別去山人遂于南海家焉嗣是四五年余念念山人會山人詣闕下上書請纓書數百餘言可否伯王出入韓白譏切當時見者大驚異司馬職方氏亟索山人語刺刺不窮乃檄使山人詣余朔方軍余喜謂山人曰山人欲復從獵於浚稽五原之間而以羯奴天驕爲

異獸邪趙晉雄鎮可一遊也山人遂遊覽趙晉間於是趙晉人亦咸知山人異人云夫趙晉閩粵南北之極陬也而其人顧盡知山人名即中外賢公卿士夫亦罔不爭先敬重山人如一山若余者豈不誠異人異人哉然余方圖返初服買山種藥爲安生養命之計又擬與一山氏結廬金石談學著書抗志浮雲轍跡九有暇時登陰羅望鳳凰徐察地理求所謂青鳥牛眠者將籠有山人奇祕而山人乃反效故吾談劍攘袂

事邪山人好爲之垂名竹帛傳耀來代是不難山人今且歸葬其母於天台再來時即余已海上然必留故所佩弓劍及圖書一篋畀山人

### 贈少司馬角山公序

雲中天下之所難也往公以巡撫自河西來數月鄙人以總督亦自西安來相與四五年而雲中稱治恃公之能非鄙人之力鄙人時未備邊輒好談邊既使備邊輒復怯談邊以備非所談而談非所備也矧於雲中微公負賢人之上資



議畫周朗而曲當鄙人何賴焉公益鄙人即以其所至與其所治而知諸談邊者亦將有所待於公故公召入而鏡觀存焉夫官不擇地多懼而瘁躬遠臣之節也一旦使容與優游依光而多幸無賢乎獨固亦均勞逸馭世之徹義而況以爲鏡觀哉今倣儻奇偉之士鷹揚鳳舉思與國家鑿凶條虜建閭外之業其言率鏗鏘可誦異乎鄙人者憤激發於躁心議擬疑於揣測病鄙人之病必待公爲鏡觀儻亦有之語曰

東涯集一

十八

雖有百聞不如一見故前哲教人有迪知之旨問陳不對蓋其慎也故行且習矣猶多不著不察以爲涉世深而慮事精必負賢人之上資者也抗居高眎尚言而億中均之無當焉安免於出入可否循環殿最昔有十人說車一人造車其一人者多異能知車之爲器內方而外圓方者載圓者行服而制之者馬牛之力又親騁險途鑒前覆而十人者則不然矣然見一人者之陳述制置揚摧利害推極致遠之術彰彰也輒

相約却談而改聽入門知心出門踐轍矣公其造車而躬乘騁險鑒覆而坦然安者異日京師却談改聽而知新踐轍豈惟十人哉是故公召入而鏡觀存鄙人喜時戊申冬十二月之望作此序辭

賀崦山周提督公入貳司冠序

兩廣提督屬郡縣吏民事視他省略同至所治諸軍平百蠻措吏民安則授鉞比重於西北邊鎮云然自開府以來歷數君子凡軍興所至輒

東涯集一

十九

風靡凱聞無齟齬撓敗往往茂聲伐如所睹記豈東人饋財需餉無缺西有兩江土兵善格鬪可使以夷制夷張吾軍氣勢所轄文武屬自鎮守若藩臬大吏始謁必跪拜恒亦自執牒翼趨立堂下入坐侍虔若有事受約束惟謹故政令齊一地去京師遠無中制之患不幸言治而耳食者吹疵毀全亦鮮已甚故措注優裕而羣志不搖大較與西北邊鎮事體難易懸絕故有志功名之士動稱兩廣兩廣云公昔三仕東土有

異理效及爲提督吏民咸益相懽見攘寧之治甚幸未一年乃奪拜今官方隆倚注不特煩公提督之事已也夫國家制刑察之參伍以信於天下司寇職刑書無休利害務輕重當情實爲難天子大聖頃者一二巨獄獨裁斷可否臣下莫能及有所疑讞務必當上意爲尤難思舉而試之有節行忠信之人使以其志意達之論議誠動上下而舊章不亂光助平明之理有足侈者抑西北鄙方多故不撤警備

東涯集一

二十

天子寤寐英略顧問孰可縉紳纓綬能不擎衣中夜思翦寇兇而哲庸同軌賢墨並馳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雜然出入於疑信反復之間嚮往異而心力窮安可濟邪公負當世之望久矣掌機衡建韜鈴惟所用之皆足易眦聽將又不特煩公司寇之事已也某鄙人量已不材當腐敗山澤不復知有時事獨經怪海內賢者間亦弛心薄鷹揚而慕鴻舉率是道也儻所謂砥柱長城倉卒將安恃以是知公當不忘平生特達

委身之義恢恢爲之慰答海內外吏民功德豈有涯極哉公屬潮郡守陳君某與其僚劉君某計君某趙君某適來聞予鄙人言如此辱不厭書之再拜特以賀公行云

### 賀錢峰蕭太史公壽誕序

太史年垂六袞邑諸生來問東涯山人言爲壽山人善太史欲爲壽同之顧謂諸生曰太史負奇異文學斌然舉于鄉第一登進士爲翰林官年最少翱翔于金馬碧駝之間名譽又最高不

東涯集一

三

改玉趨即卿相可立致也於是海內咸爭敬慕之今上即位之初年鄉有黃門者大不類吾徒鼠附時寵勢焰熏燎人可畏太史剛腸疾惡不與比周持黑白論議爲所銜頃之時寵人聞口語亦憤憤恚恨欲以事相中會黃門得罪教上書自解語輒干太史或勸太史辯太史顧不屑與辯息駕欣然樂而亡其官也當事諸人往往交章欲起用太史太史顧又不屑屑起用於是海內益爭敬慕之而太史若不知也有子六